

西書大入上又入上問答録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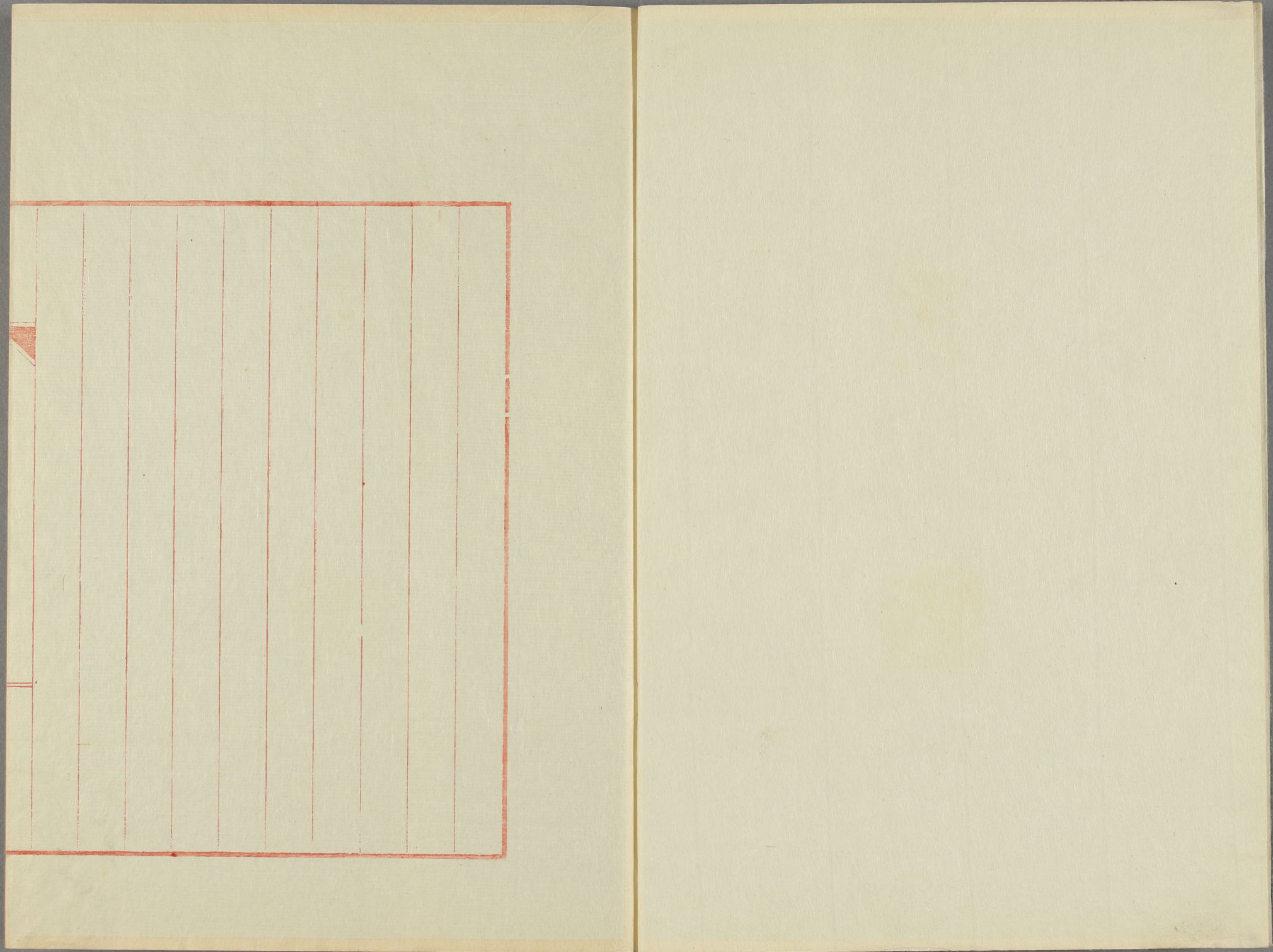
文書27

C 7

2







明治十二年己卯三月二日清國出使大臣齋
賀官黃遵憲公度出使隨員沈文榮梅史來訪
特談琉球事

聞貴體違和比當全愈特相偕過訪

榮

憲全白

誠答僕卧病三旬服食極不適是以久絕拜訊頃因
賤恙以愈一訪何公今日辱二賢慰問雅愛何深
謝頃聞齋兄姓與庫信字

沈曰廖樞仙兄於正月杪赴神戶臨行囑代請安頌
觀尊容甚充腴涼已全愈且保養甚善似精神
勝平時也

春光明媚天氣溫和正身艷陽時侯惜乎將作歸計
心緒悵故倚公度兄來訪與例下賜談破悶耳

近因貴邦必欲郡縣琉球故公使與弟輩皆將返國
也

誠曰琉球事情弟輩本不深諳 朝議若果欲郡縣
之必當與貴政府協議不知貴公使已經照會外務
省否

沈曰此事公使已告貴邦外務省而外務省來文概
龍耳做啞亦不論理之曲直但言此事貴公使不必與
聞之意我國政府奉

皇帝之命令何公使就與 貴邦理論今貴邦既不
論是非曲直則當歸國復 命且該國琉球朝貢已

久我國政府必不能漠然視之也
黃曰郡縣之說新聞紙所言不足盡憑然

貴政府若有事于 琉非蔑琉也是輕我也我兩國
倘好條規第一條即言兩國所屬邦土務各以禮相
待不可互有侵越條規可廢何必倘好故必絕聘問

罷互市君輩不得不歸也

誠曰新年來新聞紙頻載琉球處分之說琉球之事
余亦少有所慮但非職務所關故不敢言耳雖然若
至破兩國交歡則弟輩最不堪慨歎也想必當有
二公所見明白者不知可得聞乎

黃曰凡事須彼此計較若者為此事 貴政府寧
默爾乎不能默不而又從吾言尚何理論者輩
且歸至於後事未可知或萬一當執鞭弭占君周
旋也

沈曰當局之意以謂此事必球人在此控諸公使故

公使為之言故令人恐嚇琉球使球人無後言則我
公使必不復論所以遣松田前往其實不然我公使
之來受命於 皇帝政府力主其事若非 朝命
及政府之意則公使必不管也至球人雖為 貴邦
挾制無後言而我政府必不能漠然置之蓋球為我
藩屬球即欺我誰與

貴邦和好其勢不能得也即

貴邦已取其地亦必力圖返其地立其君而後安前
之所以不張揚之而令公使理論者以

貴邦前已認於人言輕舉妄動今既和好可以翻然

改圖因公使之言而答曰前者未有和約故我欲取
之今既和好自當舍之如此轉圖則浪然無跡不失
兩國體面也今貴邦政府貪其地而不顧理之是
非將來用兵而致禍患僕甚不解其惑也且僕為
貴邦籌大局亦不宜與我國失好今西人收取日
本金銀以致有絀無銀他日倘貴國債勢必以地償
其居心甚不可問而貴國不憂此乃欲失好于我
國一不可解也

中國之地大于貴國數倍其富亦數倍人民又多
兵餉多于貴國不問可知也新平大亂將帥士

卒皆徑百戰 貴國與我國失好能保必勝否此
二不可解也

貴國財竭於府藏民貧于昔日反側之徒尚未安
苟有事于外則變必生于內不求自治而欲啟外患
以召內亂此三不可解也

黃曰臺灣之役謀國者費多少苦心為亞細亞大局
而後議和早知如此不如遂一決裂我政府有函
來言此悔之折骨

謂深悔是事
幸言和也

我國近始遣使交隣此事而遂置之何以為國
足下試為者輩籌畫豈有遇事狀醜面在此

與貴國及他邦往來者乎

誠曰貴公使照會我外務之書並與外務答貴公使其兩樣書翰君今持之乎

黃曰外務覆我公使之書只有虛辭無一實語近者我政府復有寄書外務書昨既鈔以達外務未得覆也

誠曰歐洲爭亂之氣將漸波及亞細亞洲抑亦氣運使然乎如 貴邦與敝國則最可憐天親睦者然而談忍及此等之事僕輩感慨所不能禁也黃曰我政府隱忍重役即為維持亞洲大局起

見近日李爵相且馳書朝鮮告以日本之可親俄人之可畏且欲合縱兩大驅遣諸小勿辱歐人之辱也今貴國必欲絕好者必無可奈何不得已而應之言及此豈惟慨歎實痛哭流涕之事也

李伯相之貽朝鮮書即何公使以告伯相者伯相之書曰何公使到日本知日本於朝鮮非能利土地人民實欲聯絡亞洲大局云

誠曰前日竊與何公使論亞洲之大局頗有益于兩國片俄國之勢隱然并吞亞洲黃曰朝鮮事在其中貴邦危則敝國亦危敝國危則貴邦亦危今日之勢

唇齒相持以維持亞洲之時也宜深慮遠謀也如
彼蠹爾小島則必當有兩便之法公等將為何著
觀乎

黃曰有兩便之法我政府固亦願之但若如近則則
我弱小如流跡何以為國即不復能聯絡也

沈曰若能開悟 貴邦政府以施好惠民則僕輩
亦願出力不然恐數萬生靈不免鋒鏑也

凡事當論理譬如我與閣下相交閣下有一僕而
我奪之閣下向我婉告勿我答曰君不必問閣下能
忍之乎一家尚不可何況 貴邦堂下之國若

平心與公使商之則必有理可說也

此等事我輩與閣下比皆不任之從旁冷眼觀之
為可慨耳言之徒增悵不如且談風月

誠曰古來談治世之大事者其會中必有風月存
如公度則官務繁想不免或有嫌疑如僕本是一
個閑人而沈君如甚相似焉則調和兩國以維持亞
洲者其在僕與沈君蓋平生之友誼各見直實時
也

誠曰兄等近日善學和語尤妙

黃曰以耳所聞者此言未曾學也同館皆作鄉譚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為楚語如故諒終無鮮時

沈曰此後八日燄作主人買舟遊向島請閣下看梅如何

誠曰謹奉西君請寬坐將獻薄酒

黃曰不敢當厚意僕且欲告歸

沈曰今日尚有其他事欲歸久談妨清閑罪甚他日再奉攀雅話

黃曰閣下之詩未能刻就乞擇其尤者鈔十數篇見賜當攜之歸也

誠曰謹諾直鈔數篇係西君圈點者以拜贈

君等但歸不知果然乎將刻何日向國

黃曰此固未定僕如定期再告近日為日本雜事詩凡百篇脫稿再呈歸亦鈔寄

三月十五日東京府開湯島聖廟拜觀文宣王孔子聖像文學遺老古賀謹堂為魁蓋繼述大久保故卷議遺言清國欽差何張二公使若贊隨員黃沈二氏來拜行禮因千仞為幹事清使大喜曰昨年東來以後之大快事亦兩國不際之一大關門

誠曰傳云此聖像來自朝鮮

何如璋曰像亦儼然然第渡海涉風濤略瘦耳

誠曰今日公使所着之服此乃禮服乎

黃曰會典曰補服昭于明成于我朝所戴珠曰朝珠因位階有差等曰存舊史所稱冠位意與我同大禮小禮以名為別大織小織以製為別今我所戴水晶珊瑚亦隨官階而別大禮用珊瑚小禮用水晶別有繡蟒服今日僅行拜禮故未穿是服朝會祭祀用之誠曰此宿儒者古賀謹堂也通稱謹一郎昔時當幕府之代主宰此聖堂幸者相識

黃曰古賀與精里先生一家否

古賀曰精里即吾祖也

黃曰僕黃姓名遵憲東來讀精里先生曹參王猛二論以為可古大家之堂不圖得遇其文孫乃鬚髮如皓仰瞻先德且喜且慰

古賀曰吾先亦出唐山劉氏也歸化二千年餘書帙則以祖為初君父侗纂著書四百餘卷文詩六十卷在日本為罕有与公等拜晤如見同人何喜之如

誠曰他日指古賀老於敬仰請君兄與何大人惠臨放譚与古

黃曰是靈帝後与丹波同族否
古賀曰然

三月三十一日黃氏有書

過日辱訪積悶為之一舒僕於我三月十四日陽曆四月
日午後一時具薄酒粗肴於小樓中乞高軒見
過如惠然肯來護掃榻而俟春風正暖早櫻既紅
筆舌互諸醜壽亦飛坐無車公使人不樂也勿吝
玉趾是所禱幸我三月九日黃遵憲頌首
栗香官島先生執事

德行自藤惺高文章自物祖徠以下諸公乞條其

名字籍貫所著之書一一以告漢學宋學又當分
別文章則文與詩亦分舉為妙也暇乞踐諾是感
遵憲又疏

四月五日應黃公度招飲到永田町使館此日
來飲者淺田栗園從稱小野湖山宮本鷗北
困本文平監輔蒲生重章及我也先是政府以
昨日發廢琉球藩建沖繩縣之令故黃
公度快之不樂有郭璞絕筆之語
四月十一日訪何公使筆譚

誠曰此帖有眉山蘇軾書之跋曾示貴邦文士曰

蘇書有錢武肅王廟碑其字風骨豐渾超絕一時此書非神髣髴知非後人所能模者信是真蹟云請閣下鑒定之

何曰先生已藏之十年必此帖之可寶貴無疑且觀其書有真氣行其間是以決為真也留此兩三日猶可考

誠曰昨訪副島見示公批評詩卷其詩頗有古風何曰僕素不工吟於此事門外漢承副島君雅意為之批想不愜其意日間贈一詩與伊錄書乞教也詩誠曰曾所乞序文請為我作之

何曰請勿催容當作之

誠曰天氣稍暖近日招公與副島於敝舍特欲一譚不知何日好

何曰請副島君定之便可僕固隨時可以相陪也

誠曰花近高樓傷客心感時花濺淚敢問此花何字是桃花或杏花

何曰此頃問杜公方知大約即目所見而言之註者固不能知其何花矣

何氏來翰

昨留蘇公墨蹟徧考之似非真者第其字頗生動

弟極喜之雖不真固無妨也因蘇公集中無此作且
帖首東坡居士即此號蘇公在黃州築雪堂成始為
此名其書云元豐四年八月寫其日月似差先道書
者凡俗子弟偽則必露是以書云心勞日拙也一言
以答

四月十六日訪黃遵憲

誠曰今日家居無聊特訪高館遺積心先生若有暇
則大幸尊著日本雜事詩聞既脫稿

黃曰此卷既鈔就五十首今日即以呈上方校訛字
未畢也今日本欲走尊齋呈此詩僕有一不情之求

望閣下於數日中即為改正緣公使歸期不遠改正
之後即欲鈔別本携歸敝國也未審能允許否

誠曰僕才薄識卑何以遽望改削君之詩若有事實
誤謬者則少改之耳

黃曰是詩數日間吾兄改定亟以次卷上呈僕僕兄
閱畢後以示青山龜谷二子僕是詩恐貽方家之笑
然意在紀事故拙不辭僕居此多有知其不工文
者若執此種詩以律敝國以為大概如此則敝國
文士便當攘臂而起詬罵僕不置也

誠曰僕平生深愛足下之才積稱不置此書詩文兩

超絕苟以傳于世則足下才名當與此書傳百世不

朽也而余與足下有此文情可謂餘榮

黃曰望痛改之極作之僕讀君詩尚謬評如此况君
施於僕乎僕生平無他長唯聞過能服善區之所切
自許者

再保一月當別鈔一冊存尊嚴有友來都可請正

誠曰諾

黃曰僕此詩將來改定欲此間上木未知需金幾何

誠曰托之書肆許專賣則書肆當自辨此項若不許
專賣則刻費大約一紙要一圓

黃曰僕許之專賣無不可然他人欲翻刻則如何須
諸版權否

誠曰未審我政府許外國人以板權

黃曰僕但欲刻就自贈百十部歸以贈友若書實在
其貴即聽其專賣可也若自刻之費金殊多自賣之
必無此理

誠曰僕與友人謀當以若兒

誠曰是錦里集者古人木下頌庵作詩文雖疎惡
足觀當時文運之盛請頌一讀

黃曰其門人可謂盛極承假是書當敬讀之謝

誠曰所借武進黃景仁西堂軒集其詩奇俊雄渾磊落飄逸以僕見之頗似李太白此人與足下同姓鳴乾隆時予

黃曰黃仲則詩天才卓越似太白僕謂太白死後能學其詩今古一人而已顧其名不甚著沒時年僅三十五身惜哉

誠曰余閱貴朝諸家詩集太少但如此名家未曾有見以僕視之勝王漁洋遠矣

黃曰仲則當乾隆時末卷者小傳甚詳其詩似在王漁洋上漁洋一生處順境仲則不得志又早夭然

所造就已卓然可傳乾隆中人材鼎盛如此種人名磨滅而不彰此外更不知多少也

誠曰僕擇此詩尤佳者欲刊行於世足下為一序

誠曰貴邦上梓其價高下如何

黃曰比日本價為高其精者每千字約一圓此刻木工價也印刷之工及紙費在其外

誠曰貴邦刻費比我最易

黃曰鉛板排印價必賤刻工日本最精

誠曰公使歸期在近真乎

黃曰歸期在貴曆五月中旬近既檢點行李矣

誠曰足下進退如何

黃曰

此亦未定也

誠曰副島氏拜宮內御用掛之命

黃曰一等待講是三等官矣

誠曰非一等待講官等即一等官年俸四千圓但非本官御用掛而兼侍講者

黃公度一日過訪以余不在遺此書

前奉上拙著想既改削今再奉一本有暇乞早速賜教為幸僕急於脫稿將寄回故鄉之友也今日不相見惆悵不已躄地書此以達郵裏梅史所作序已

就畫譜以壁遵憲頌首

栗香先生執事

前卷速賜還書禱

五月三日訪何公使副島種臣青山延壽園子
但來飲

何曰今午請足下在此便酌

誠曰遵命

昨夜三條公招飲觀閣下書華屋明燈之軸字古詩
高僕頗驚為賞又觀淳化帖跋文楷書尤妙閣閣下
秘藏王羲之寶帖數行特乞許觀之
何曰此羲之數行帖者邗所罕有僕亦愛之且下携

歸當孫觀之此詩帖為海瑞作海字剛峰蓋忠介履
南瓊州人直聲震當時為一代名臣墨蹟不甚
佳然卻峭勁如其人

內有方孝儒一帖以真方為有明諸難時忠
臣學問極淵博當時有讀書種子之稱

五月七日黃遵憲公度邀我於賣茶亭飲前

一日有書簡

昨以失眠頭痛未及侍宴慚仄奚似日本雜事詩復
承賜閱感甚、、栗香詩稿既再校一本回讀已詩
自慚形穢幾欲拉雜摧燒之身今再送上一本乞

盡一夕工夫削之明日相見兩以相易午後四時

三時刻更妙必當趨高齋但譚詩雅會坐不可無義人

當攜一譯人來約君並轡上新橋酒樓呼小小雛
伶使唱黃河遠上不亦可乎承諾則僕當為主率速
賜報栗香先生執事閏月十六日遵憲上

黃曰僕此詩日本雜事於古人似誰

誠曰流麗而清新者在唐劉禹錫有氣骨而峭勁者
似東坡又似明李獻吉

黃曰僕自覺於古人不唯不及亦殊不似僕自為僕
詩而已

誠曰日本不辨音節而作詩可謂不可思議唯因有平仄僅可言詩

黃曰日本天性善屬文使以漢音讀書便與中土之吳越同

誠曰讀詩有樂器否

黃曰無之今我讀詩請君試聞讀詩皆如此音節好否

誠曰極妙

黃曰我朝有王次回專工無題香奩君見其集否
誠曰未經一見君藏之手

黃曰僕未携來問同館中有之即當以送閱是人天賦艷才最能寫男女之事無微不至有一女亦以詞著

誠曰獲堂山田氏我鄉之儒為我知身之師此卷即獲堂詩集其詩如何

黃曰筆氣甚好唯稍疎耳質甚美而學未足氣多甚好唯此氣未經陶鍊耳

誠曰吳泰伯秦徐福來住我土貴邦諸書有之若此人果來我土當深隱山中若果立我朝當初必有漢文而漢文自王仁携論語來為始

黃曰君可謂善思此事僕初疑之繼思君房之來在
秦皇帝時其時方焚書坑儒福又假托方士鬼所携
皆童男女理不得通文學故漢文至王仁而始來也
若吳泰伯之說因史稱勾吳之俗斷髮文身而日本
始亦同此故以為是吳後是本無確據也

誠曰敵邦儒者足下以何人為巨擘

黃曰物茂卿高材卓識僕私許為日本儒者巨擘而
頗不容於當時者一以生長江戶關西學者頗致不
滿一則由赤穗義士之獄物氏不是之也赤穗之獄
鳩巢是之茂卿非之僕以為二人之說皆是也一伸

國憲一作士氣

誠曰今貴國何地最出人材

黃曰文章則江蘇浙江經濟則湖南安徽

誠曰江南多文士且然湖南安徽出經濟之人有何
緣由

黃曰曾文正公左宗棠湖南李鴻章此其尤著者其
餘不可勝數

誠曰彼土想經戰亂否

黃曰土寇之亂皆削平之諸公本皆書生道光末年
湖南先達憂天下將亂皆喜譚武說經濟遂成

風氣

誠曰貴邦今指為中原不知何邊

黃曰古所謂中原河南山東也陝西也今並江南稱僕廣東人中原人素鄙之

誠曰今亞洲掃地皆受歐人之侮笑而貴邦與我國首當外難將來兩國宜相維持也

黃曰五部知有李中堂耳左在李上若曾胡諸公又在左上左則六十八李則五十三

誠曰左公惜春秋已高

黃曰外人不盡知左公長苟得如左公者數人供

其驅策何憂外侮

誠曰現在北京瞞人多作世家反聞其俗徒自尊大知有清國不知其他吾邦舊幕旗下八萬維新之前殆有其風未知果然否

黃曰此亦不盡然然大概如是今我茶親王其才力皆出諸臣之上即今上之叔父也

五月十五日邀黃公度於賣茶亭小飲

誠曰貴邦有官妓始於何代

黃曰世謂始管仲女聞三百然左傳序南宮萬有

云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苟非媚妓何以能爾則春秋時當早有之管仲治齊始為之立法耳

誠曰於新橋妓中若小萬小竹等尤適吾兄之意者今召之供杯酌事宜寬心徐酌

黃曰僕評小萬似過江名士一裙一履皆有風致六朝名士皆北人故稱過江名士晉室東遷當時名士有此稱其時名士身尚清譚裙履自喜僕以之評小萬以其風雅云尔

誠曰吾兄以昔日之風采直評今妓洵稱風雅戲賦一首

歌喉圓轉舞容斜眼秋波扇半遮正是江南妓王宅媚花人映媚人花

黃曰結句絕世妙語余為次韵人在花中不見花栗香詞文語也今偶用之

絕好容顏比薛華偶然露眼唇微斜累人不敢平頭視真在花中不見花

賦曰公度嘗謂吾邦藝妓按歌曲頗似僧人梵貝為

姿態於莊意海深三絃度曲悅老心一裙一履皆風致唯恨歌聲似梵音

戲贈公度

一年三百六十日開口之笑有幾回今日何日夕何夕
夕坐有美人與高才

黃曰此詩先生代僕作可也

又戲贈公度

愛君好色又憐才一日腸應轉百回微醉憑他美人
膝將銀管吸烟來

黃曰何等才情何等艷思斯人可妬可愛

和粟香韻

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憑他枕一回溫柔兼得醉鄉

樂直過今生一世來

絕代風流絕代才容量光照幾多回美人膝與帝王
腹併向先生枕上來

誠曰帝王腹姑置不論世上幾千萬膝先生獨愛此
一膝發護師重溫柔之味可知耳先生何為不專
有此膝呵

遵憲曰舊填詞也姑錄之博一笑

似此千重心事便花言巧語猶難盡說何況兼葭相
倚處相對只唯脈脈

誠曰先飲一杯而把筆可也

黃曰僕於此等事皆過眼雲烟逢場作戲藉以洩其胸中磊落之氣而已其實小萬之年歲不知其多少其家亦不知其東西向在何處也

誠曰筆之言善入聖賢之域

黃曰程子所謂目中有妓心中無妓僕不自知心目中自有無妓學聖賢我作豪傑與之分道而行也

誠曰筆與心反筆若有諾則當向先生訴何愚弄之甚也

黃曰辛稼軒詞有云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誠曰着之多情是所以英雄為好色家

黃曰過眼雲烟非不情也乃用情之極也後有此達觀

誠曰到此可謂自負極矣

黃曰達觀二字對天下人言之身僕亦不自知為達觀也

誠曰遁辭知其所窮古人為先生設此語

黃曰天下之事本無所謂彼此一切皆平等視有多情人遂有達觀人有達觀人遂有多情人兩相比較而後有此名

誠曰今日之遊頓忘百憂亦是人生之一大快事也

五月二十一日訪公度

誠曰僕近日欲遊伊香保聞此地溫泉頗治痼疾此行三週間辭京仍未告別

此文若倉右大臣題大久保故卷議書翰帖者今代請正

黃曰此文甚佳情婉而意深

黃曰嗟夫使大久保尚在則琉球一事必不至此此事雖發於若人然能發之必能收之僕有何大使每論及此為之咨嗟大息而又以嘆今之無人也僕為

此言蓋有所因大久保自吾輩來卷々相交頗有唇齒相依之誼渠若不死必與漢學必聯而國之交能使是事化於無形渠未死則教日過敬署頗露心腹語且自言不學無術從前遇事求治太急云々故其死也何大人甚痛之

誠曰考今之時兩國之交際須益慎重須益親密而其間通辭或不免為卑陋輕薄遂為失禮者皆文之不善語之不通之故自今以後特願大方家互通兩國言語是僕之大願也

黃曰僕意在此開一和文和語學校招少年之聰穎

者習之有三年可成材公使大謂然既請於政府矣
因爭屬藩行止未決故不果成也

誠曰琉球之一案到底是否兩國交際成否之關鍵也

黃曰去年大久保參議在時我公使嘗與言及此謂在
東京設一學校日本生徒二十人敝國生徒二十人共延四師
其後遂不果行矣

誠曰然此事曾聞之大久保可惜如君與我則宜期業
於千秋徐可成此事也

黃曰球案懸而不結雖甘媧氏補天之手不能引西
國使親密耳無論今日不結再過數年交誼唯益踈

身譬如魚刺哽喉終不能下咽也

六月廿日訪清公使筆談

何曰先迷何入山之速而又出山之速有高作否
誠曰余久患疝成痼疾故先暑中假暇而乞官出京
有期限

何曰獨王孫未去羨舊統將來諸貴官送舊迎新勞
而費酷暑中之一厄也

七月一日贈王紫詮書

謹啟王紫詮先生久仰高才梅霖放晴暑候已至想
貴履安綏可賀 僕竊聞貴邦方今碩學鉅儒名

聲籍甚在北京則愈曲園在江南則先生其人及讀
尊著普法戰記深歎其文才富瞻學識宏博果知其
名不誣洵是一代名士僕久希一瞻道範何料槩槎
東來心為之恍然重野成齋余積年學友頃聞先生
寓居彼宅余適浴伊香保温泉數旬不在家為欠倒
迎請恕余幼時指文字之癖但家貧不能買書且僻
鄉之師友僅學小詩而已到大文章則未能窺其門
及漸壯國家多故東西奔走投筆十指餘身遂不成
一技方今幸遭 聖代會中東西國同盟星使來歡
余與何張二公黃沈二君辱交最厚今又遇先生

可謂奇矣昨托沈君以拙著詩稿特恐才識短淺來
方家之笑幸希提撕評閱能有教則永以拜君之賜
筆不盡意臨風結想神馳交君即頌日祀已卯七月
一日

王韜復書

第五韜頓首身隆名矣特未一見身臨札下頌獎譽
過當何當弟明日有橫濱之行後一二日當造高齋
作清譚也此復宮島先生史席即請文安陽曆七月
一日

沈文煢有書

頃得華翰藉論尊堂已安泰為慰承屬之件已將
大稿携交紫翁請其速評吳炎暑惟環榻是盼此
復請棠香先生史席焚頌首

八月四日訪沈梅史筆談

沈曰不相見久尊堂違和今已全愈欣慰之至世上
近情如何

誠曰遊伊香數旬在山中歸家又少有採薪之憂今
日始出門兄等近况如何去就未決想應無聊

沈曰僕輩一行進止在貴曆九月以內

誠曰仄聞貴政府更派人來辦理球事未知果然否

沈曰若我一行歸國則李

鴻章

沈寶楨

丁汝昌

必帥

三軍而來不必以玉帛來也今觀貴邦練練兵卒頗
善學西法雖然兵餉誠少非吾國之敵也余在軍十
年能識吾國之兵氣今貴邦殺兵十萬國內必生變
一敗之後政府當夢始醒而後修睦未為晚也
誠曰貴邦若果帥三軍而來則如僕与君登富士絕
頂而應瞰兩軍戰鬪之狀亦是暑中之一大壯觀
也

沈曰俄國有賢且知幾者頃知敵邦之不可侮返還
伊犁想不延期伊犁者我新疆向者叛人獻之俄國

今英國破阿汗而益我親睦一旦東方有變則
英國以軍艦巨礮供我用者責政府不之察而傲慢
無禮^以遇我不可言知所以治國之道也
誠曰未嘗統現來我邦此人到處各邦敬重頗極寵
待蓋地球上之一大豪傑也
沈曰彼駐北京一月我政府托陳事於彼彼來貴
邦為我作排解僕輩望之

八月五日黃公度有書

久別得來書方知高軒西見過未及倒屣慚甚蠹堂
詩鈔尚未細讀遲緩乞勿罪日本雜事詩託友淨書

行將刊木以省鈔書之苦他日當奉送一通也暑熱
幸自愛得暇再趨領雅教壽詩書就謹以辟至六月十
四日黃遵憲

八月九日訪黃沈二君談

誠曰前日壽詩大書送來永以為寶類特來拜謝久
不相見二公俱健賀

黃曰不敢當厚意伊香溫泉之遊樂否僕亟欲
往日光一遊奈不得暇

誠曰三旬在山中溫泉殊妙含鐵與硫如我肥體尤
覺快適其他兩七信越之諸山朝夕呈紫翠于几

案愛撫不厭但憾之友人時、懷詞兄

黃曰遊山當挾一美人可作良友者

誠曰此段殺風景唯携兒一人身可謂謹愿極矣

黃曰携美人同浴尤妙

誠曰我兄有暇當携美人一遊香山異于新橋鹿埃
之地

尊著日本雜事詩何日付刊

黃曰都既脫稿將寄香港排印、以後竣工謹當
奉贈

誠曰每日雷雨未覺清涼

沈曰貴邦天氣今年竟似中土多雷多雨炎暑而無
地震

誠曰敝土蟠居海上且多火山故震

黃曰臺灣亦多地震

黃曰此茗為別一種味少近日本

誠曰茗名何

黃曰此茶不名於世僕家之土產也出不多外人無
購之者名清涼山

誠曰此茗係貴家之產謹而拜味

黃曰茶以武夷為佳然上上者亦非人世所能

購取山中供佛外豪家貴族得三日而已僕於潮
州飲之果甘美絕倫

沈曰真武夷芥片龍井皆不易得得之不過一二
日而已味異於常

武夷

福建即古之北苑相近

芥片

江蘇即古陽羨
宜興

龍井

浙江杭州在西湖山中近帝院泉辨才所住

誠曰此詩余曾和南洲西鄉之詩以寄贈先西陞
之事數月前也清正

沈曰詩豪俊幸有末語不然受叛人之累矣所以

立言貴得體隆氏所望欲於廢藩後為豐大嗣而
才不濟不得已而以兵習上不知叛為一著人皆瓦
解矣其無識可知

黃曰西鄉此種人豈能老田間者其叛也憤鬱不平
英雄技痒身其人但欲取快一已無所謂愛國

誠曰人生一世之事業蓋棺論定如西鄉末路余不
能一言

黃曰比來藩人傳言有西鄉星見於西南聞之否聞
隆盛一生好禪不好色

沈曰隆盛能忍嗜慾蓋其所圖者專力於權勢奸臣

如司馬懿亦不置姬侍也此等人大約陰狠

黃曰恨褚淵不早死耳然西鄉今實未死殆逃香港
後匿廣東之羅浮偕一僧徒走南洋有人言之鑿
可據

誠曰褚淵何人

黃曰褚淵者宋齊間人初負盛名後為賣國賊

誠曰訛言西鄉不死余友陸軍佐官某所率隊兵實
獲西鄉首級并獲懷中短銃與書翰二通

沈曰或陰盛以此給人亦未可知安知非紀信漢王
衣冠也

誠曰山縣川村諸將親檢其首級及其遺體以與家
族

沈曰省義經之死何曾無人檢首級

黃曰是則政府以此給國人耳目所以解叛徒也如
尉人漢之偽殺華登

誠曰先生等博學多識故却未此疑我輩本不多
讀書又不多記故事惟因其事與其故知之耳

黃曰西鄉星尚在亦一未死之據

沈曰當時之事惟學士如公等赤心為國其餘有所
圖而為之也

黃曰此菓子以密浸薑風味如何

誠曰頗美貴邦製菓子最工不失自然風味

沈曰此間有梔子花香何也

誠曰天將晚告辭

八月十八日訪沈梅史

誠曰過日轉送拙詩王紫詮謝、聞紫詮遊日光何

日歸京

沈曰大稿已送去吳屬其速評未識紫詮有暇否

誠曰此卷頃經魯西翁批點請精細刪定

沈曰後日應奉上

誠曰余讀紫詮文章三卷所謂經世之文唯其人則
磊落如一書生

沈曰頗切時事

誠曰貴政府何不官此人

沈曰其人不喜冠裳厭在仕官故自己不樂就也

誠曰貴邦如此文士所未多有乎

沈曰如紫詮與僕等亦常有之但敝邦人不自標舉
故名皆不著

誠曰敝邦在官之人亦多不自標舉

誠曰愈曲國王紫詮學問孰勝

沈曰愈者經學王者史學各有所長

誠曰貴邦每省大抵能文者有幾人

沈曰能為者殆萬人工者亦百餘人

誠曰尋常農商富贍者大抵能文乎

沈曰偶有一二人而已

誠曰然則能文者大抵士大夫以上乎

沈曰其仕官從吏出身者亦不能其考試者能之

誠曰使他邦能不辱君命者皆出文學之士乎

沈曰出仕大臣皆出科目者多惟文人習洋務者少

故張容二氏張副使駐日
容副使駐米國皆非科目然亦讀書人

也

誠曰科目與洋務相合為出使尤妙

沈曰故朝廷使僕等學習之

誠曰吾兄來此可謂不幸耳我邦學問文章皆不

如古雖然延數十年則或庶幾挽回乎為自愛重

沈曰立約各國以貴邦為文物第一故弟不願西行

而願東渡非不幸也至閣下等諸公皆大才得相聚

省亦大快事

誠曰余素不學文法故難筆談苟欲有言筆與意

反對兄等心頗刻苦

沈曰閣下筆談亦甚明暢

沈曰僕欲作一書以中土虛字譯以貴邦語然非與閣下同撰不能也

誠曰我土近世有六如上人曾著葛原詩話譯漢土虛字然唯便于學詩者未知果當字義否他日當携帶受教字即邦字

沈曰二酉堂叢書借公歸閱之乃校刊古書之僅存者

誠曰漢魏及他叢書中無之否

沈曰此等書絕無

誠曰壁間一軸詩書兩絕邵子長是何人

沈曰邵曰濂浙江餘姚縣人戊辰科戊辰科多名士然每科亦有也子長係翰林長於史學又且善書僕之同學友也此人之文為總統督謚文靖公僕已致書乞邵子長兄書數紙寄來以贈貴邦之朋友

誠曰為我之書一紙何忘

隨分琴書適性情乍寒偏愛小窓明旋烹鷓鴣粟留僧話故種芭蕉待雨聲丹藥驗方非畏病文章排悶不求名是閒幽事君知否莫怪經秋少入城

壯年一箭射雙雕野餉如今擷藥苗寒與梅花同

不睡回尋鸚鵡說無聊鳥絲園上詩初就綠綺聲中
酒半銷老去可憐風味在未應山海混澳樵

沈曰此詩非邵作此人甚虛心不肯書自作之詩恐
有劣處貽笑也詩雖不劣其心中不敢自信

誠曰此詩宋人手

沈曰恐是清人詩

誠曰二首孰勝

沈曰次首勝

誠曰僕從前所大好者前聯之句法後者鳥絲何
沈曰彼紹之界鳥絲者古人以鸞粟子者粥食之

見蘇子由集

誠曰僕刻拙著素不惜價頃擇好楷書聞王琴仙頗
工願得彼書以為東方之珍不知諾否

沈曰琴仙未出門在此稍涼可以書

誠曰余詩自今以後學何體為可

沈曰勿觀唐以後而上漢魏閣下洗宋元明清而肆
力於古則日本近代第一詩人也

誠曰僕我詩者恐是先生一人

沈曰何公黃公度同有此評

誠曰然則善服膺限三年之力誓極古人之力

沈曰不必三年期月而已可笑他人之才力賦於天者或者有限若閣下則其量可至大家也

誠曰過譽不敢當

沈曰詩在人之胸次如袁子才胸中無大學則小巧而已故其詩亦小下若名士必與吾言不合

誠曰貴邪方今所知詩風溯漢魏為誰

沈曰如翁侍郎同龢其詩直逼漢魏僕與之友未見其稿偶見二三首而已他人固不知其能詩也近聞歸林下家在江蘇常熟

誠曰僕詩刊行兄贈一本於此人以供一笑亦為他

年握手之契也

誠曰米舊統性稍根迫況如何

沈曰既彼居間且俟其復音刻下亦無事且俟彼回來再者

誠曰米統告我政府否

沈曰彼已告之貴執事之意見如何

誠曰彼所告之事未達身朵此屬機密政府不漏仄聞彼使球獨立云云果真乎

沈曰然球必須存貴執事三條恐未得彼者身

誠曰球欲如舊乎又離日清獨立乎

沈曰此須與貴執事共議之今未定

誠曰米國於外人中最可親睦者且甚似與東洋相比鄰

沈曰米人務守國不似他邦之兼并此事亦為甚兵起見

誠曰且如君與我則舍米國無可共謀者

沈曰爾我之國與彼宜親西國中惟米與德其立國規模尚善他雖強將來必有亂也

誠曰目下俄國極困難天心惡之兆候

沈曰前歲與何公共論時何公曰魯難不道其力

方強僕曰既不道矣其何能強至去耳而情形已變誠曰既不道矣其何能強此言實千載不磨可謂卓論

沈曰日已將中閣下在此午飯如何能食華饌否誠曰謹遵命唯煩庖人不太妙

沈曰不別營饌有一禰執妓名信吉與室內侍者相善今日在此此人頗慧善解人意如有燕會可招之僕呼其來如何

誠曰願見內侍

沈曰亂頭粗服方在少梳洗午飯令信吉侍坐

沈曰近見一美人僕悅之其家設小肆然姑之夫為仕官故未肯許余為有詩

生小嬌嬈竟體香多情欲嫁汝南王無端卻被東風阻惱亂西刺史腸

誠曰先生內侍有如此美人而却又有他所求乎東風之阻理固當然

沈曰此人即侍者亦自以為不及願與之同居何方可獲此先生善為我謀之

誠曰此事托後舊統可也使美統居中間必當成調和

沈曰求美入固當託美統領然閣下即其人也

誠曰有此美人可以慰抑鬱有彼美統足以解葛藤然則美之一味於調和中固可貴重者乎

沈曰既調既和其樂如何

誠曰大絃錯々然如語小絃切々然似咽

沈曰夕サゴユレ

誠曰此語タイソウウ以漢字譯之ハユカイ御謝快

如此不書則不能解

沈曰ハルホト曉譯曰

誠曰先生已善邦字又善邦語又必當嘗邦味

沈曰頗能玩味其味尤美

誠曰二酉堂叢書中有陰何詩何代詩

沈曰六朝陰鏗与何遜同時

誠曰此代詩氣韻高古

沈曰貴著養浩堂集紫詮亦有序

誠曰兄必當作一序且拙集如卷有則養浩堂詩集

卷之一日本羽前宮島誠一郎栗香著其次列韻

南何子我剛在姚江沈梅史評如此標題如何

沈曰某、刪定評閱等之姓名別一紙可也置之序

後不必每卷有之如汝體裁大方

八月二十五日訪沈梅史

誠曰今朝訪何公未起故叩先生

沈曰僕已起未盥漱耳

誠曰先夕中村樓三會多失敬請恕曾所紫詮拙

稿已經評定今携來奉呈尚望一覽

沈曰中村樓客多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尔日僕亦

失敬於公也

誠曰紫詮評僕詩云日東一代詩宗此語恐過譽

不敢當慚甚

沈曰懷風藻內有氣息深厚者若德川以來兄

一人而已此事須有性情學問如杜工部輩具名
臣手段仁人志趣故其詩自異下谷先生但以詩求
詩便失之矣

誠曰卓見頗快鄙懷

沈曰佐川見時者佳句蓋胸中無倉山茅集偶合
於律則道人所未道蓋天籟也

誠曰此人亦北國同縣之生也

沈曰北地多詩人

誠曰其詩頗有氣概

沈曰其所作若失律則全篇糜爛偶得手則甚

川田之文少而鍊其
氣頗壯
毫谷之文頗簡鍊而
取材未富
青山之文渾厚而稍
平

佳

貴邦近日詩人僕所見以閣下為雄其餘如小永井
則清萬青山則樸茂佐川則奇詭西島老人則
新穎此是成家若永坂則學倉山樊榭而似者
也文人不在此內

誠曰如春濤湖山毅堂則雖為當世詩人以僕視之
則無神韻又無氣力雖然此等之論唯僕所獨斷
定希不告人

沈曰昨閱邸報何公使已遷侍讀侍讀與侍講同
品但階次微有上下耳

誠曰內閣侍讀階級與翰林侍讀同乎

沈曰不同翰林侍讀五品內閣侍讀六品

誠曰侍讀學士與翰林侍讀如何

沈曰侍讀學士四品侍讀五品今何公遷侍讀故被禮服欲一拜

誠曰先生所戴之帽乃係禮式牙帽後帶孔雀翎是何儀

沈曰此孔雀翎乃克復平涼府城所賞

誠曰此帽價何金

沈曰其價四五金雀翎價十二金

誠曰綺麗可貴

沈曰此古之纓蓋也古人之冠并而夏冠蓋詩

其素并伊絲冬冠也  詩臺蓋緇極也夏冠也

誠曰此等冠服成貴邦太祖皇帝時才聞宋明時代衣冠猶同唐制此乃蒙古之制乎

沈曰高周以來不見明文冠則見於詩此冠服乃

古之戎服滿蒙亦古帝皇之衣尚故衣之至唐宋之紗帽等類非三代法服矣

衣今之袍即唐之開膝襖子也外褂即古之袿衣也古之裼衣如今只衣袍袿衣則外有袿也

漢唐人圖畫武夫戎袍如今衣式

誠曰吾老友有仇野常民現官為元老議官昨日訪
我曰相何張西公與黃沈二君以開小宴使副島翁
子僕陪飲此會不談時事唯為文雅之談云余
特來是請

沈曰侯公使處商定後以書報閣下

九月三日訪黃沈二氏

誠曰敬國德川之初林羅山推宋儒講道學物茂
卿且來一出大排斥之以為無用之學

沈曰唐虞時事中土往太略中土之學為宋儒所

害講無益之心性而實學皆置不講其害與佛老
同貴邦但煉第近代第一有識見人學者但當讀
論語學庸上經求實學問

誠曰我常讀四書唯讀本文不讀其註蓋有害無益
沈曰本文自明白但有一一古訓及人名地名略考
之可也

誠曰如朱子或問諸類如讀一部佛書余頗厭之

沈曰於坦途上着葛藤反碍人行

誠曰人之居世唯有衣食住耳學問除此三者更無
別法雖有聖人於不食不衣之中不能教民唯與

民同此利而已。朱子徒說心性，不要實學。於宋末天下為何等之用，不知白鹿洞中唯歛食相霞乎。沈曰：以其學施之政事，第二個王安石也。治國第一當順民心，而宋儒強拗性成，貴邦今日之西學亦虛浮，所謂使民足衣食者，吾未之見。但知百物貴而已。

誠曰：尊論大好。余於西學所取者，唯製造機器與軍用諸具而已。他皆用我邦物可也。

沈曰：銀錢盡而民間疾苦，米穀貴而民難生活，加之國債累，一旦西人索其償，還將何以應之。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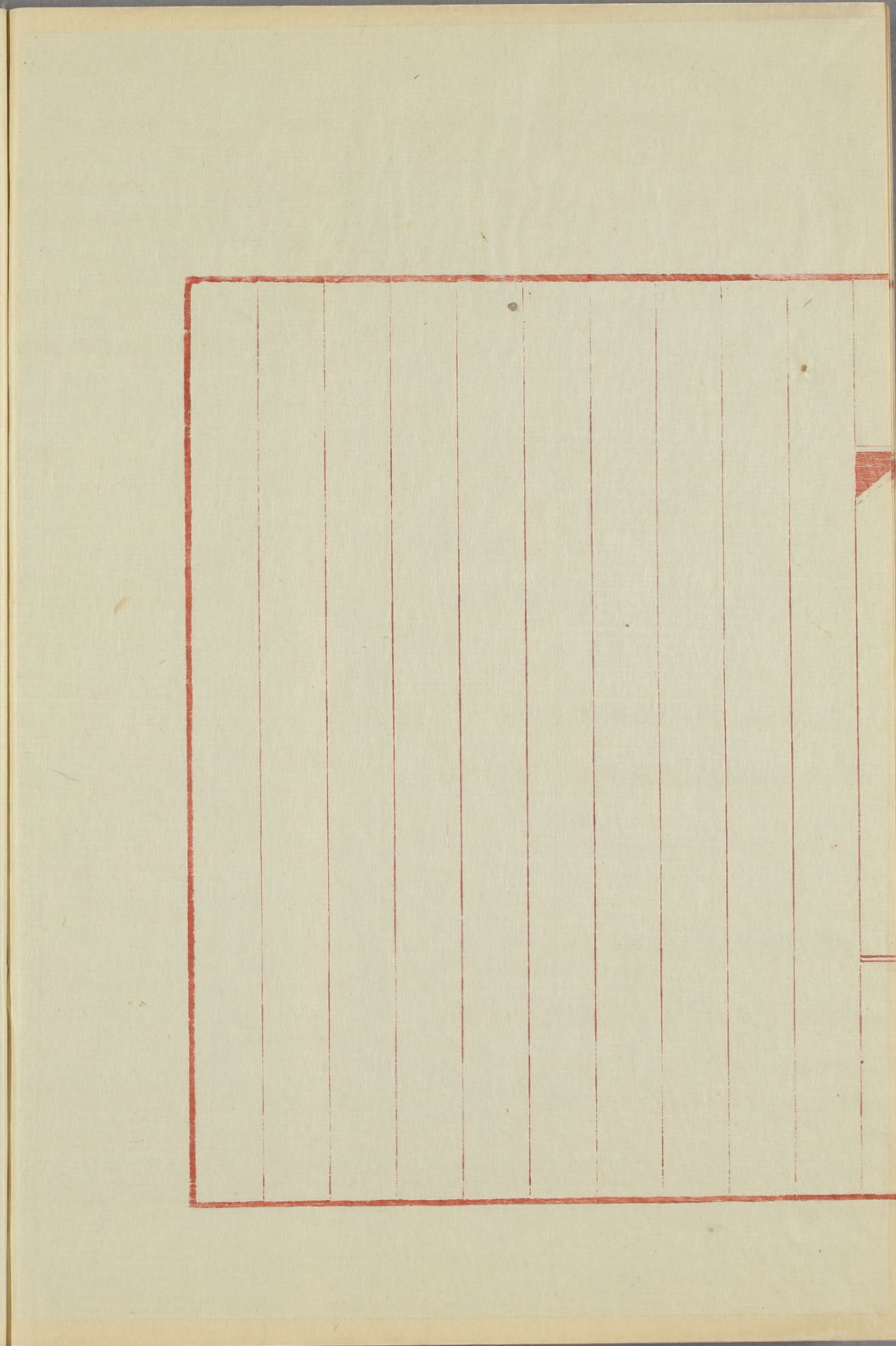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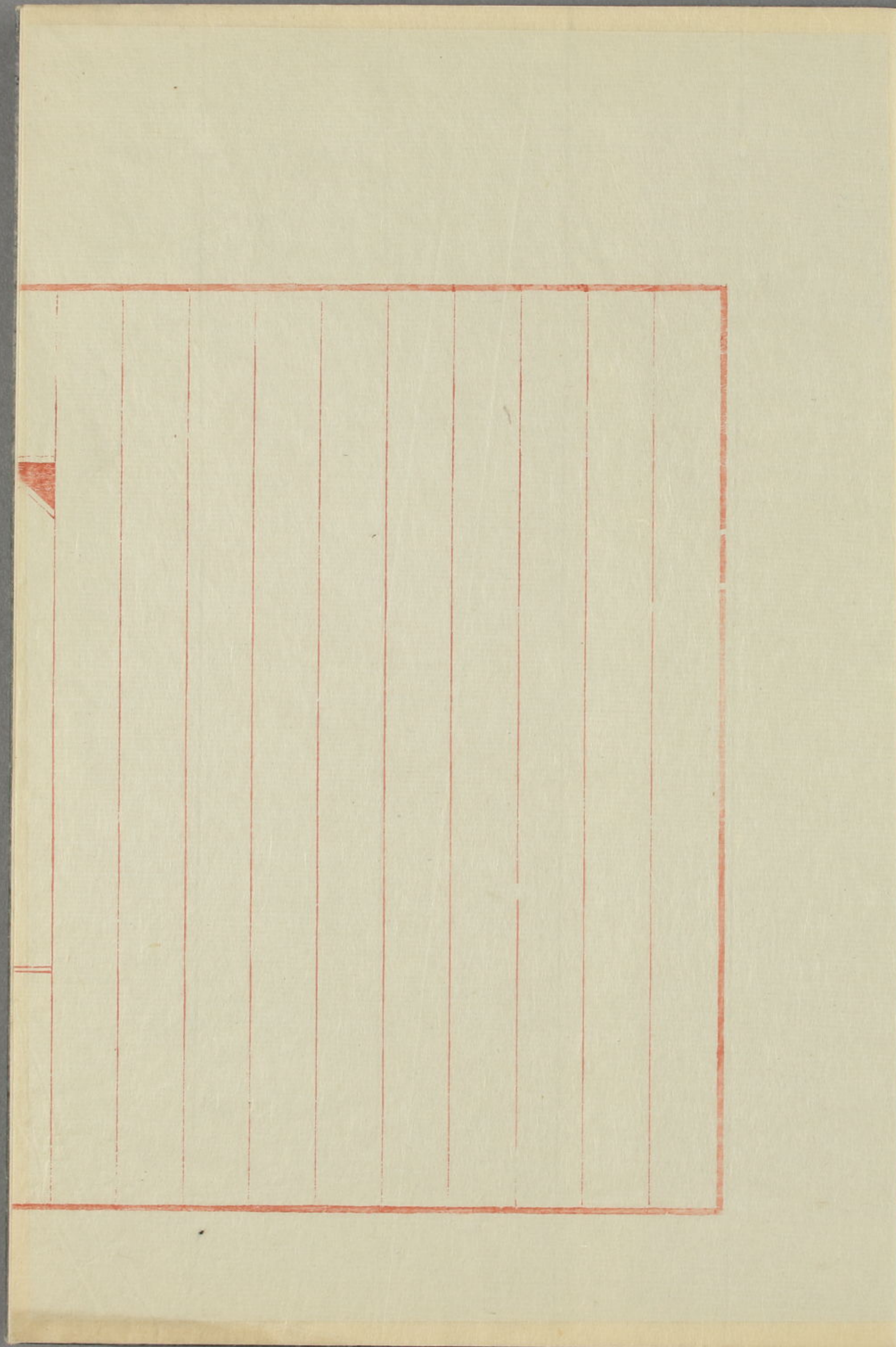
將來割地以償，而地盡入于敵。

黃曰：東京日日新聞述君見克蘭德君贈以寫真，上書一篇，文章殊佳。林根者何人，是義前統領為刺客所殺者否。

誠曰：然。克蘭為林根所拔，為陸軍大將，及林根斃，尋為統領矣。

黃曰：頃不逞之徒，有欲刺殺大隈伊藤之說，聞之乎。誠曰：未知也。方今屢作此等之妄說，抑亦何故。

黃曰：貴政府處琉球不當理，恐我國加兵，又獻媚外國，辱國無大于此云。



E-2-2

